

和刻本《真山民诗集》的文献价值

王岚

缘起

2008年8月底，是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为期一年的校际交流的最后时限。临近结束那段时间，我不由地加紧了往返图书馆的频率。

早大给交换研究员安排的办公室，坐落在国际会议场的四层，那是一幢与中央图书馆联体的建筑，两者之间的通道位于二楼。想从图书馆抱一大摞书回办公室，只要从二楼坐上电梯即可，非常方便。

适逢暑假，图书馆里少了许多匆忙的脚步，显得分外宁静，徜徉其中，觉出比往常多了些许闲适气氛。

早大图书馆的中国古籍集中在四楼的特别资料室以及地下B1、B2层的研究书库。特别资料室类似国内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室，由阅览室、善本书库和普通书库组成。普通书库是可以凭证件开架借阅的，里面插架琳琅，排放着中国古籍（有常见的丛书、单刻本），还有和刻本、朝鲜刻本等。B1、B2的研究书库中的线装书则按照以各位学者命名的书库为单位，单独排架，诸如“津田文库”、“柳田文库”、“风陵文库”之类。因为五年来一直在做《〈全宋诗〉补正》^①的集体项目，所以我最感兴趣的，自然还是宋人别集。

有那么几天，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随意浏览，偶尔看到书脊上的文字有点意思，就抽出来翻阅。B1层“柳田文库”架上薄薄一册《真山民诗集》（一卷、补遗一卷），就这样映入我的眼帘。

这是一部典型的和刻本，咖啡色敷布硬纸书套，黄褐色书衣，左上角贴有“真山民诗集”书签。前有书名页、两篇手写体的日人序以及元代旧序，正文一卷，后有跋文及附录材料。粗粗一翻，看到了“文化九年壬申十一月，盛冈泉泽充”所撰跋文中的一段文字：

遂取《四库全书提要》所收真山民集校之，始知斯书既佚于彼而独存于我，可不珍爱哉？

怎么？难道这是一部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佚书？不禁微微有些兴奋，忙往下细读：

诗凡一百五十九首，视诸《提要》所收本多五十一首，而彼所载而此所阙者八首。又《提要》本从《元诗体要》增入《陈云岫爱骑驴》七古一首，善庵先生于《龙泉邑志》得《留槎阁寓感》七律一首，今皆附录卷末以补其遗。

若真如其所言，仅仅一卷之诗，这个本子就比《四库全书》本多出五十一首，且在卷末作有补遗，那如果《全宋诗·真山民诗》所收为底本为《四库》本系统，那岂不是有几十首佚诗可补？

虽然手中的古书仍是薄薄的一册，但立马它的分量就变得沉甸甸起来，遂当机立断，借回去详查。

早大图书馆地下B2层，有大片面积的“中国语图书”，开架就摆放着我最熟悉不过的全套七十二册的《全宋诗》。我迅速找到第六十五册三四三四卷四〇八六七页真山民小传及版本说明：

真山民，宋亡遁迹隐沦，所至好题咏，自称山民。同时李生乔叹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真德秀），人们于是疑其姓真。或云名桂芳，括苍（今浙江丽水西）人，宋末进士。亦无确考。有《真山民诗集》。事见《宋季忠义录》卷一五。

^①旧称《〈全宋诗〉补编》（上）、（下），今改。

真山民诗，以明潘是仁刻《宋元四十三家集·真山民诗集》为底本，校以清嘉庆祝昌泰刻本（有傅增湘校并跋，简称嘉庆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其正文收录出自《真山民诗集》的《幽居杂兴》等一百一十七诗，又补充《陈云岫爱骑驴》等佚诗，总计一百二十二首。

显然，《全宋诗》没有利用和刻本校补，一百二十二首远远少于“一百五十九”^①之数，这个补佚工作必须补做。

日本文化九年（1812）玉山堂刻本《真山民诗集》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真山民诗集》一卷、补遗一卷，为日本文化九年（1812，当清嘉庆十七年）玉山堂刊本，其版本特征如下：

首为书名页，分三行书写：“履斋泉泽先生校，真山民诗集，江户书林玉山堂藏板”。

前有日人序，行书体，落款为“文化九年壬申冬十一月，江户善庵居士朝川鼎题于小泉书院。竹香石黑尚友书。”

第二篇叙，楷体，题款“文化九年壬申嘉平月，上毛笃所松则武撰并书。”

第三篇旧序，楷体，乃“大德丙午^②夏董师谦”所撰。

正文一卷“真山民诗集”，题“宋括苍真山民撰”，“日本盛冈泉泽充、奈良方校”（跨两行），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书口中间题书名及页次，如“真山民诗集 一”。正文文字旁边加刻和式训点，录“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古”等各体诗一百五十八首。

后为“真山民诗集补遗”一卷，补《述怀》、《春行》、《夜饮赵园次徐君实韵》、《永嘉秋夕》、《秋扇》、《七夕》、《高帝》、《九日》^③、《陈云岫爱骑驴》（原注：《元诗体要》）、《留榭阁寓感》（原注：《龙泉邑志》）等十诗。

跋文一，“文化九年壬申十一月 盛冈泉泽充识”

跋文二，“泉泽充又识”，依次摘引《徐氏笔精》、《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宋诗钞抄》等诸书所载真山民事迹文字。

末页系为《今体宋诗选》等书所作的广告，末句“板元，江户日本桥通二丁目，山城屋佐兵卫”，点明书板所有者——玉山堂的地址以及坊主之姓名。

查该本的主要校勘者姓泉泽，名充，字始达，号履斋，一般称为“泉泽履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学者。

其余诸本概况

回国后调查各方目录，方知《真山民诗集》并非僻书，国内所藏多为总集本、丛书本，单行的有少量抄本，亦有多种和刻本等。

总集本四卷

《真山民诗集》一般是一卷，或附补遗，偶有题四卷的，仅见于《宋元诗四十二种》^④以及《宋元诗六十一一种》中，皆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潘是仁自刻本，后者又经天启二

^① 按：今核其正文一卷实收诗一百五十八首。

^② 丙午，元成宗大德十年，即公元1306年。

^③ 从前文所引泉泽充跋文“而彼所载而此所阙者八首”来看，《述怀》至《九日》八诗，即据《四库》本所补。

^④ 简称潘刻本。

年（1622）重修，有郑振铎跋，藏中国国家图书馆^①。潘刻本收诗计一百一十七首，《全宋诗·真山民诗》即以之为底本。^②

总集本一卷

一卷本真山民诗，收录在不少历代诗歌总集中，其书名题写各异：如《山民诗抄》，见《宋诗抄初集》（按：录诗八十二首）；《真山民诗集》，见收《唐宋元三朝名贤小集二十九种》（清乾嘉间抄本，藏湖南图书馆，未见）；《真山民集》，见《宋元人诗集八十二种》（清法式善抄本，藏国图。按：源于《四库》稿本，录诗一百一十八首）；《山民诗集》，见于《宋代五十六家诗集》（坐春书塾选，清宣统二年，1910，北京龙文阁石印本，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按：选诗五十首，仅《舟中》诗不见于《四库》本，序次则基本同），等等。

丛书本

真山民诗广泛收录在各种丛书中，按照时代先后，分别有：

1. 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真山民集》一卷^③。

据《四库全书总目》“此本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收诗一百一十八首，较潘刻本增多一首，序次则全同。

2. 清嘉庆十七年（1812）祝昌泰留香室刻《浦城遗书》本《真山民集》一卷、逸诗一卷^④。

此本据文澜阁《四库全书》借抄，校过《宋诗抄》，又从《龙泉县志》补辑二诗，收诗一百二十首。

3.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国学保存会排印本《国粹丛书》第二集《真山民诗集》一卷^⑤。

该校记全同国图所藏清抄本上的鲍廷博校，当是以鲍校清抄本为底本。录诗一百一十八首，数量及序次皆同《四库》本。

4.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蟬隐庐眷写版石印《邈园丛书》本《真山民诗集》一卷^⑥

此本实据日本文化九年（1812）刊本眷写印行，又作了全面校补。前有罗振常记，后有《真山民诗集校文》（以祝氏留香室刻本校）及按语。

5. 《丛书集成续编》本《真山民诗集》一卷

半个世纪之后，1989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据《邈园丛书》本影印，收入《丛书集成续编》册一六七。

单行抄本

真山民诗，单行的抄本并不多，重要的有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山民诗集》一卷，藏上海图书馆，源于潘刻本及《四库》本，收诗一百一十八首。

国图所藏一清抄本，有鲍廷博校，亦源于潘刻本及《四库》本，乃《国粹丛书》本之底本。

其它和刻本

^① 简称“国图”。

^② 《全宋诗·真山民诗》的版本说明谓“以明潘是仁刻《宋元四十三家集·真山民诗集》为底本”，但此次在国图只查到有潘刻本《宋元诗四十二种》及《宋元诗六十一一种》两部，并无题《宋元四十三家集》者。

^③ 简称《四库》本。

^④ 简称《浦城遗书》本。

^⑤ 简称《国粹丛书》本。

^⑥ 简称《邈园丛书》本。

前面介绍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的文化九年（1812）泉泽履斋校刻玉山堂本，回国后又见到了此版的多种印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书品甚佳，较早大本在卷首第二篇《叙》（上毛笃所松则武）和第三篇《旧序》（董师谦）之间，尚多一篇行书体“文化九年岁在壬申冬十一月诗佛老人大湊行书于于^①玉池江山诗屋”序，末行有“华霞年刻”四字；卷尾则无早大本末页的广告。

上海图书馆所藏两本，亦均保留早大本脱落的大湊行序，但卷末牌记不同：一本为“天保四癸巳^②年，江户书林，日本桥通二丁目，山城屋佐兵卫”，一本则作“天保七丙申年五月讲板，江户书林，日本桥通二丁目，山城屋佐兵卫，本银町川岸，山城屋新兵卫”、“履斋泉泽先生校，真山民诗集，江户书林玉山堂藏板”。

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③，尚载有日本文化十五年（1818）江户山城屋佐兵卫等刊本《真山民诗集》一卷，藏日本京都大学，未见。

不过，既然“江户书林日本桥通二丁目”的“山城屋佐兵卫”，就是玉山堂的主人，故可以推断以上诸本皆为同版，但印次各有先后，依次当为：科图、早大文化九年（1812）本、京都大学文化十五年本、上图天保四年（1833）本、天保七年本。

除上述玉山堂诸印本之外，《真山民诗集》可以考见的和刻本还有多种。

1. 日本文化七年（1810）村濑栲亭校刻冈田群玉堂刊本

文化七年（1810）年“村濑栲亭校刻本”是和刻本中时代最早的，但初查国内各大藏书单位目录却并无踪迹。后经调查发现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冈田群玉堂刊本《真山民诗集》一卷”，其实就是这个本子。

该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书名页署“大阪书林，冈田群玉堂”，前有文化七年（1810）十二月“栲亭源之熙”序，正文署“平安源之熙君绩校阅，近江石川之褰士尚参订”，末有版权页，署“群玉堂河内屋，冈田藏兵卫”。主要的校勘者姓村濑，名之熙，字君绩，号栲亭，“源”是他的本姓，一般称“村濑栲亭”，平安（京都）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家。他从书肆获得《真山民诗集》，加以校刻，收古诗、长短句、律诗、绝句，总计一百六十首。

另，科图馆藏卡片尚著录“文化10年版，源之熙校，林喜兵卫刊，一帙一册”，但未整理上架，故未得见。既然是村濑栲亭所校，刊工名又不见于前一本，当为三年之后重刊。

2. 明治三十五年（1902，当清光绪二十八年）三版、四十二年六版近藤元粹评订青木嵩山堂铅印本

所见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真山民诗集》一卷，开本极小，分上下两栏，上为南州近藤元粹评点文字，下乃正文，旁注句读、圈点、和式训点等。无界行，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四周双边。末页版权页，署明“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三版印刷，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十日三版发行”，发行兼印刷者为“青木恒三郎”、发行所为“青木嵩山堂”。^④

据卷首《序说》末尾“南州外史”明治二十八年（1895）题识可知，近藤元粹得到了文化年间校刻的两本——村濑栲亭本、泉泽履斋本，参考《宋诗抄》，校订批评，铅字排印而成此本。先古体后律诗，同文化七年（1810）本，但收诗数量又与文化九年相同，皆为一百六十八首。当是按照文化七年本的分类，又将文化九年的补遗诗按类补入而成。则此本的铅印初版当在明治二十八年。

上海图书馆亦收藏一本，版权页则署“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六版印刷，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六版发行”，显为改版后印者。

^① 按：原文有二“于”字。

^② 天保四年，1833，当清道光十三年。

^③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1990年巴蜀书社，第335页。

^④ 《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误以此本为明治四十二年（1909）印本。

单刻本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一民国七年（1918）“浦城李酌海楼雕版”的《真山民诗集》一卷，可谓和刻本之外绝无仅有之单刻本。

此本不见《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著录，正文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无界格，旁有圈点、句读，四周单边。据卷末李迪瑚跋可知其底本“得诸东瀛书肆”，实即近藤元粹评订的铅印本，故其收录内容基本全同嵩山堂本。

两大版本系统

根据上述诸本前后序跋文字，以及对所收真山民诗作数量、排次等的比较，我们基本可将各本区分为两大系统。不过限于篇幅，关于《真山民诗集》传世众本之版本源流，拟另撰文梳理，此处仅作简单归纳：

A. 潘刻本系统

《宋元诗四十二种》（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潘是仁自刻本）

《宋元诗六十一一种》（同上，天启二年，1622，重修本）

《宋诗抄初集》

《四库全书》

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

清抄本（鲍廷博校）

《宋元人诗集八十二种》（清法式善抄本）

《浦城遗书》（清嘉庆十七年，1812，祝昌泰留香室刻本）

《国粹丛书》第二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宋代五十六家诗集》（清宣统二年，1910，北京龙文阁石印本）

B. 和刻本系统

日本文化七年（1810，当清嘉庆十五年）村濂栲亭校刻冈田群玉堂刊本、文化十年林喜兵卫重刊本

日本文化九年泉泽履斋校刻玉山堂本及文化十五年、天保四年（1833）、七年印本

日本明治三十五（1902，当清光绪二十八年）、四十二年近藤元粹评订青木嵩山堂铅印本

民国七年（1918）浦城李酌海楼刻本

《邈园丛书》（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蟬隐庐誊写排印本）

《丛书集成续编》（1989年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影印本）

各本所存真山民诗目录比较

真山民诗作，流传至今接近一百七十首，无论是总集本、丛书本还是单行本，一般都是分体编排，分卷或为一或为四，其主要的区别在于收诗数量的多寡。我们仅就各本所收诗作目录进行全面比较，亦可印证前一节所述各本渊源关系及两大系统划分。^①

版本	和刻本	邈园丛书	潘刻本	四库本	浦城遗书	国粹丛书	全宋诗
收诗总数	168 ^②	168	117	118	120	118	122

^① 因篇幅关系，详表从略，具体见《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 P232-238。

^② 诗数據日本文化九年（1812）玉山堂刻本。

和刻本《真山民诗集》的文献价值

以日本文化九年（1812）玉山堂刻本为代表的和刻本保留了不见于诸本的元人旧序，澄清了历来关于真山民生平的揣测；从上述各本所收真山民诗作目录的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出，无论从收诗数量还是诗作编排、诗题文字，和刻本都与国内流传的总集本、丛书本有很大不同，从而凸显出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下面我们将和刻本^①与最晚出的《全宋诗》相较，对此略析一二：

（一）澄清有关真山民其人之旧说

真山民，其人是否姓真？山民是否其真实姓名？历来疑声不断。

综合元孙存吾《元风雅·姓氏后集目录》、明徐^{【火+勃】}《徐氏笔精》卷四、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九〇《宋诗》六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等元明人所论，大概认为真山民名桂芳，为南宋西山先生真德秀后裔，福建浦城人。入元隐居，故晦其名自称山民，其气节可媲美东晋陶渊明。

至清代，诸书所载皆大同小异，又增多了真山民生活时代在宋恭宗德祐年间（1275—1276）^②、括苍（今浙江丽水）人，于宋末曾举进士等提法^③，对其人其诗的评价亦甚高，其中以《四库全书总目》的概括最具影响：

真山民集一卷。宋真山民撰。山民始末不可考，宋末窜迹隐沦，以所至好题咏因传于世，或自呼山民因以称之，或云李生乔尝叹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考真德秀号曰西山，谥曰文忠，以是疑其姓真。或云本名桂芳，括苍人，宋末尝登进士。要之，亡国遗民，鸿冥物外，自成采薇之志，本不求见知于世，世亦无从而知之，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为之，未必遽确。今从旧本题曰真山民集，姑仍世之所称而已。……然就其存者论之，黍离麦秀，抱痛至深而无一语忤及新朝，则非惟其节至高，其安命知天识量亦不可及，……诗格出于晚唐，长短皆复相似……颇得晚唐佳处矣。一邱一壑足资延赏，要亦宋末之翘楚也。

而在《四库全书》正文所收《真山民集》卷首，则径直署为“宋真桂芳撰”。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和刻本卷首保留了一篇元人董师谦旧序，撰于大德十年（1306）。诸书对真山民的记载，以此篇为最早。

董序曰：

括苍真山民善诗，其族子伯源出小稿授余……伯源，文忠公嫡玄孙，云文忠之先本括人，中徙健，与山民同祖。将勉其锲梓以广其传，且征余序。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

一、真山民是括苍人，其族子伯源系文忠公真德秀的嫡玄孙，故可推知真山民是真德秀的曾孙辈。

其实早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罗振常为《逸园丛书》石印本撰写《足本真山民集序》，在叙述其源流时已经指出：

此本为日本泉泽始达校刊，原出大德本，不独较祝刻多诗五十余首，且前有董师谦序，述及山民家世，知确为文忠公族裔，山民族子伯源为文忠嫡元孙，则山民于公为曾孙行可知。

那么《宋元诗会》卷五十“真山民，文忠公之孙”，以及清乾隆《福建通志》卷五三隐

^① 以下指称日本文化九年（1812）玉山堂刻本。

^② （清）陈焯：《宋元诗会》卷五十。

^③ （清）康熙：《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宋诗·姓名爵里二》。

逸“真山民，德秀从孙”等说法均不确。

二、真德秀祖先是括苍人。查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号西山，浦城（今属福建）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拜参知政事，谥文忠，《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有传。疑董序“中徙健”之“健”，当为“建”之讹，真德秀的祖先后来迁居福建。既然真山民为真德秀后裔，故明人始将其视为浦城人（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

三、真山民的诗集数量不多，故称为“小稿”，其族子伯源请董师谦品评作序，董则勉其付梓行世，时间是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

至于真德秀本名桂芳，首见于元孙存吾《元风雅》，时代较早，或有所本，后人遂普遍认为他入元隐居，自晦其名而称山民。清人谓其曾于宋末中进士，则不知所据。

（二）释真山民不留意古体之疑

《四库全书》所收《真山民集》一卷，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四库全书总目》尝谓：

此本……较他本为完善，然皆近体，无古诗。《元诗体要》中录其《陈云岫爱骑驴》七言古诗一首，此本无之。或诗本两卷而佚其古体一卷，或宋末江湖诸人皆不留意古体，山民亦染其风气，均未可知。

但是和刻本明明白白地收有真山民“五言古”十一首，罗振常早已指出“诗兼有古近体，可祛宋季不作古体之疑”（《足本真山民集序》），故《四库》本“佚其古体”为实，而《四库全书总目》称真山民染南宋末江湖诗人积习，不留意古体诗，则属臆测。而且，和刻本所收这十一首古体俱系《全宋诗》失收之佚诗，故更显弥足珍贵。

其实，元代人对真山民古体诗就有推许，见和刻本卷首所保留的大德十年（1306）董师谦序：

其集中古体如《拙叹》、《泊舟》、《醉卧》、《牧儿》、《山间行》、《醉和尚》^①等篇，造次未易到。

但核查和刻本所收五言古，有《拙叹》、《牧儿》，《醉卧》疑即《山间醉卧》，《山间行》可能指《山中云》、《山中月》、《山中梅》、《山中松》诸篇，却无《泊舟》、《醉和尚》，说明和刻本已非元大德本之旧，很可能其底本乃辗转传抄之本，当时真山民的古体诗已有佚篇。

（三）可补《全宋诗》未收佚诗四十六首

国内学者最早发现和刻本《真山民诗集》有大量佚诗的是近人傅增湘先生。

在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嘉庆十七年（1812）《浦城遗书》本《真山民集》书页之上，傅增湘留下了有关校跋文字：

日本刊本有诗十九首，为该本所无，以上五律；

日本刊本有诗八首，为此本所无，以上七律；

日本刊本有诗二首，为此本所无，以上五绝；

日本刊本有诗八首，为此本所无，以上七绝；

日本刊本有五古十首、杂言一首，为此本所无。凡溢出之诗四十八首，别录附后。^②

其跋文曰：

丁卯^③清明后三日，入山扫墓，夜阑人静，携日本文化九年刊本校正，三更事毕，其详别记。沅叔书于凤阿丙舍。

翌日又细校一过，补正数字。始叹前此之疏草也。凡增改之字三百三十有八。经我们今天比对，《浦城遗书》本收真山民诗一百二十首，和刻本较之溢出四十八首，

^① 按：近藤元粹断为《行醉和尚》，其评订曰“《行醉》恐《醉卧》之讹，‘和尚’二字盖衍文也。”恐非。

^② 按：今核该本实际并无“别录附后”的四十八首逸诗。

^③ 丁卯，民国十六年，即公元1927年。

傅增湘的统计数字无误。可惜未引起世人重视。

从前面“各本所存真山民诗目录比较”一节的统计数字可以知道，现存诸本所收真山民诗多寡不等，其中潘刻本仅一百一十七首；《四库》本、《国粹丛书》本增多一首，为一百一十八首；其次为《浦城遗书》本，又增多二首，为一百二十首；《全宋诗》再增补二首，为一百二十二首；而存诗数量最多的当属和刻本，计一百六十八首^①，较《全宋诗》溢出四十六首，分别是：

五言律十九首：

1. 长桥寓舍陋甚、2. 武夷送鲍舜俞登舟道雪音踏之维扬、3. 口村秋晚、4. 抱恩观、5. 晓发浦城、6. 山家、7. 山中秋夜、8. 舟中、9. 福清河头晚步、10. 吕谦山潘恕堂秋日郊行分得云字、11. 书感、12. 行瓯宁山间、13. 山村、14. 新凉、15. 村行、16. 李方叔寓居僧房、17. 舟次平洲、18. 九日永嘉、19. 郊行

七言律八首：

1. 元旦雪晴、2. 秋夜饮双清楼送范舜俞游杭、3. 燕子、4. 缙云送李质文归金华、5. 西湖图、6. 南剑水东临清亭秋望、7. 书叹、8. 庐宰祈石马龙湫得雨

五言绝句二首：

1. 明皇、2. 八咏楼

七言绝句六首：

1. 越王山、2. 观音阁前梅花、3. 春尽、4. 初夏、5. 读明皇羯鼓录、6. 钱塘怀古

五言古十一首：

1. 拙叹、2. 入山、3. 征妇词、4. 山间醉卧、5. 牧儿、6. 山中云、7. 山中月、8. 山中梅、9. 山中松、10. 赠陈意山、11. 牧儿歌杂言

（四）诗题异文

和刻本在文字上有其独特性，近人罗振常曾全面地“以祝氏留香室刻本校”过，并整理了长篇的《真山民诗集校文》，卷末按曰：

此本与祝刻颇多异文，可互相校正，然祝刻据此本校正处极多，此本有资于祝刻者仅寥寥十余字耳。

已经指出和刻本文字多异，且远较祝刻优胜。

我们这里仅举诗题为例，在和刻本所收一百六十八首诗中，有四十一首诗题与《全宋诗》本有异文：

（1）诗题完全不同：

《全宋诗》本《李修伯山居》（其二）“寒灯几拨尽”，和刻本题作《冬夕》。按：另有《李修伯山居》（其一）“俗子自不到”，则二本无异。

《冬雪》，和刻本作《冬日山行》。

《新凉》，和刻本作《田家》。

《西湖图》“两袖春风一杖藜”，和刻本作《西溪春行》。按：和刻本另有一首《西湖图》“要把钱塘遗迹观”，不见于《全宋诗》本。

《题济川桥》，和刻本作《留榭阁秋望》。

《吉水夜泊》，和刻本作《泊水口》。

（2）所涉人名异文：

《夜话无上人房》，和刻本“无上人”作“元上人”。

《山间次季芳韵》，和刻本“季芳”作“李方叔”。按：此季芳当姓李，字方叔。

《兵后刘秀宽见过》，和刻本“刘秀宽”作“刘秀实”。按：“宽”与“实”，形近易讹，

^① 群玉堂本为一百六十首，玉山堂本、嵩山堂本皆为一百六十八首。

未知孰是。

《寄郭月篷》，和刻本“郭月篷”作“程月篷”。按：月篷为号，姓郭、姓程？出现歧异。

《连城春夜留别张建溪》，和刻本“莲城”作“连城”，“章剑溪”作“张建溪”。按：《真山民诗集》中另有《次韵章剑溪山居》，则当以“章剑溪”为是，“张建溪”乃音讹。

《刘伯山寄隐》，和刻本“刘伯山”作“刘柏山”。按：同音而讹。

《送云泉入山》，和刻本“云泉”作“张云泉”，点名云泉的姓氏。

《访李延不值》，和刻本“李延”作“李廷玉”，一为名，一为字。

《三月晦日与邵石诸友闲游东园分得空字》，和刻本“邵石”作“邵古心”，“分”下有“韵”字。当是邵石，字古心。

(3) 详略不一，一般是和刻本详于《全宋诗》本，偶有例外：

《修真院访崔道士》，和刻本下有“时崔年九十有九健甚”九字，透露了崔道士的年龄及身体状况。

《山亭避暑》，和刻本前有“岷”字，明确了具体地点。

《清明》，和刻本下有“日”字。

《游凤栖寺》，和刻本下有“即事”两字。

《春晓雨》，和刻本下有“寒”字。从诗文看，“破晓檐花未放干，披衣和梦倚阑干。酿成苔晕地犹湿，老尽莺声风正寒。无客醉敲金铎响，有人睡怯翠衾单。牡丹一夜成消瘦，下却珠帘不忍看。”不是一般地描写春季清晨的雨景，而是深深透出那个特定时节特定时段的萧瑟寒意，故《春晓雨寒》更为贴切。

《平章命》，和刻本题作《元帅魏宣尉提兵下邑首谒文宣庙时间将有平章之命》，多出十九字，交待了即将受命的当事人及时间。

《醉题斋壁》，和刻本“斋”作“斋堂”。

《丹山书堂》，和刻本前有“翁丹山别业其子本中刚中请之儒台署曰”十七字，介绍了丹山书堂署名的原委，本为翁合^①别业，是其子本中、刚中向上请求，方得到此堂号。

《梅仙山梅福炼丹地》，和刻本无题下五字注文。

《春游阻雨次韵》，和刻本题作《次韵邵古心春游阻雨》，指明了所和原作的作者。

(4) 一般两通异文：

《春游和胡叔芳韵》，和刻本“和”作“次”。

《兵后寓舍送春》，和刻本“送春”作“春望”。

《道逢过军投宿山寺》，和刻本“逢”作“过”，非。

《闲居漫赋》，和刻本“居”作“中”。

《宿南峰寺》，和刻本“峰”作“山”。

《闲吟初冬》，和刻本“吟”作“居”。

《次李林居春晓游园》，和刻本作《次韵李林居春晚游园》。按：据诗文“灭没晨曦弄淡晴，追随杖履竹间亭。花逢酒侣容先醉，柳见诗人眼剩青。三月光阴半流水，百年身世一浮萍。啼鹃只管催春去，不道衰翁已怕听。”时间当是在晚春时节的一天清晨，故诗题中的异文，当以“春晚”更确。

《冬暮小斋》，和刻本“小”作“山”。

《观书自叹》，和刻本“观”作“看”。

(五) 皆为分体，但序次不同

和刻本《真山民诗集》分体编排，较为整饬，首“五言律”《幽居杂兴》等六十六首，次为“七言律”《元旦雪晴》等五十二首，次“五言绝句”《梅仙山》等十首，次“七言绝句”

^① 翁合，字叔备，号丹山，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理宗景定中擢侍讲（《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五）。

《杨妃》等十九首，次“五言古”《拙叹》等十一首，末为《真山民诗集补遗》，录《述怀》等十首，共计一百六十八诗。

《全宋诗》本收真山民诗一百二十二首，较和刻本少四十六首。虽未标明诗体，但仍可看出亦是分体编排，《幽居杂兴》等四十七首五律，次《述怀》等四十七首七律，《梅仙山》等十首五绝，《杨妃》等十三首七绝，末为《陈云岫爱骑驴》等补遗诗五首。不过，其序次与和刻本并不完全相同，比如：

《李修伯山居》（其一）、（其二），《全宋诗》排在第四十五、四十六，而和刻本别作《李修伯山居》、《冬夕》两题，分排在第六十五和第九；

《道逢过军投宿山寺》，《全宋诗》排在第四十七，和刻本“逢”误作“过”，排在第二十六；

《春晓雨》，《全宋诗》排在第四十九，和刻本题作《春晓雨寒》，排在第八十六；

《述怀》、《春行》、《夜饮赵园次徐君实韵》、《永嘉秋夕》，《全宋诗》分别次于第四十八、五十八、六十九、八十，而和刻本皆为补遗诗，排在第一百五十九至一百六十二。

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和刻本的底本很可能是一个出自元大德本的传抄本，而《全宋诗》诗次不一，说明潘刻本系统的本子并非源于大德本，而是另有所据。

结 语

总之，以日本文化九年（1812）玉山堂刻本为代表的和刻本虽然晚出，却渊源有自，且是真山民诗传今最全的本子，其补佚、校勘等文献价值已为近人傅增湘、罗振常指出，惜为《全宋诗》所忽略，不过此遗憾尚可在《〈全宋诗〉补正》中加以弥补。

（原刊《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2月。又见《北大中文学刊2011》P798—8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表格有删节）